

隐形到可见：残障群体身份自我建构研究

郭伟婷 姜洪伟

【摘要】 社交视频日志提供了新的空间探索残障群体自我表达。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以B站29位残障博主的视频日志为对象，分析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残障群体虚拟交流现状以及残障身份建构策略。研究发现，样本中的残障可见性呈现出类别、城乡和性别差异；残障博主的身份建构策略表现为公开展示的残缺身体、补偿性的亲密社会互动以及自下而上的话语互动。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数字包容下的深度排斥现象，需要政府、平台、用户三方共同维护良性的网络环境，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

【关键词】 残障群体；可见性；身份认同；自我表达

【中图分类号】 C913.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810(2021)44-0055-05

From Invisible to Visible: A Study on Identity Self Construction of Disabled Groups

GUO Wei-ting, JIANG Hong-wei

【Abstract】 Vlog provides a new space to explore the self-expression of disabled groups. This study uses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akes the vlogs of 29 disabled bloggers in Bilibili as the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irtual communication of disabled groups and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disabled identity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visibility of disability in the sample shows differences in category,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ender and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disabled bloggers are manifested in the public display of disabled bodies, compensatory intimat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bottom-up discourse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can't ignore the deep exclusion under digital inclusion. The government, platforms and users need to jointly maintain a benign network environment and help disabled groups integrate into society.

【Key words】 Disabled group; Visibility; Identity; Self-expression

1. 问题提出

中国残障人总数已达8500万，占据人口总数6.35%的残障群体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大众传媒时代，残障群体与苦难叙事相互捆绑，被塑造成励志、自强、积极等单一片面的刻板印象，话语传播权利没有完全从媒体延伸到个体本身。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是残障群体融入社会的途径和手段，更是他们开始自我表达的契机。梳理残障研究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从功能主义角度考虑互联网对残障群体的实质性帮助：关注互联网视角下的残障群体

再就业的机遇与挑战^[1]、科技赋能对残障群体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性意义^[2]；另有文献从信息无障碍角度考虑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例如数字鸿沟下的残障群体信息接触障碍问题、细分残障人群的媒介使用动机和使用后的主观获得感^[3]、互联网视域下残障群体的社会心态变化^[4]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媒介赋权给了边缘群体包括残障人士在内更多自我表达的机会。因此本文从残障研究与新媒体研究的交叉领域着手，研究社交媒体环境下残障人士的自我表达，以期从残障群体角度出发了解其

*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93

作者简介：郭伟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媒介文化、弱势群体与媒介

姜洪伟：文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儿童与媒介、数字传播、编辑出版

如何通过身体与社会对话实现身份的自我建构,以及虚拟互动下的社会支持效果分析。

2. 理论梳理

2.1 可隐藏的身体:新媒体下的隔屏互动

就目前媒介技术提供的“修复”残障的方式而言,它是通过隐形来实现的,使残障人能够以非残障的形式呈现自我。面对面传播需要传受双方均处在现场,能够直接感知到对方,例如看到对方的脸、听到对方的声音等,主要利用语言媒介和动作、表情、辅助语言等非语言媒介来传播信息。随着 web2.0 的发展,由之前的面对面传播到现在的隔屏互动,新媒体允许残障人士通过在虚拟空间中隐藏自己的残障表征,直到他们决定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新媒体的匿名环境不仅给了残障人士正常交友的安全感,身体的缺席使得平等交流也变得可能和得以实现。但是正如媒体学者凯蒂·埃利斯和杰肯特所告诫的那样,“如果残障人在虚拟世界中变得隐形,这可能会对残障人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的可见性产生影响”^[5]。识别是社会可见性的一种形式,对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隐形意味着被剥夺了认可。健全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并因残障在网上的不可见性而得到加强。卡弗认为,把文化与技术支持的未来想象成没有残障的空间,这意味着“一个包括残障人的未来的价值没有得到承认,而一个没有残障的未来的价值被视为不言而喻的”。^[5]

2.2 可公开的身份:弱势群体的可见性展演

在新媒体传播技术出现之前,“可见性”的具体场景是实体的公共空间。针对新媒体出现后公共空间发生的转变,丹尼尔·戴扬提出,所谓“可见性”是指能否被他人看见、能否获得他人的注意力。当获得的注意力达到一定规模时,即产生了可见性^[6]。媒介是赋予事件、个人、群体、辩论、争端、描述等可见性的机构,媒介话语首先是一种通过“展现”赋予可见性的行为^[6]。然而,可见性并不是以一种线性的、直接的方式与识别联系在一起的,其有一个最低限度,即“公平的可见度”,低于这个限度,就会被社会排斥^[7]。

当下残障群体的媒介再现过度美化与歧视,特定的技术文化经验埋在刻板印象之下,从而进一步边缘化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残障身份^[5]。

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使公众能够获得可见性,并且是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赋予可见性的主体不再仅限于大众媒介,而是扩展到社会个体^[8]。“社交平台也是少数群体/弱势群体可能通过数字空间的自主选择进行自我表达的替代性场所”^[9]。新媒体对社会中的残障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被认为是实现残障群体平等的内在因素^[5]。近期哔哩哔哩(bilibili,以下简称B站)涌现出一批展演自己日常生活的残障博主,他们通过手机完成拍摄、剪辑、上传、互动等一系列操作,日常生活影像的呈现有力地补充了残障群体之前被代写的单一形象,虚拟空间的社会互动使得大众有途径“看见”残障人士。本研究致力于在社交媒体空间探索残障身份建构以及社交平台赋予残障群体可见性对他们生活的改变。

3. 研究方法

视频日志是指通过第一人称自我表征,将主观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媒介化现实的视听形式^[10]。它的日记体叙事形式使其能够作为一种记忆的第三持存。这是斯蒂格勒在胡塞尔的“当下持存”(当下的记忆)与“第二持存”(回忆)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主要指“在记忆机制中,对记忆持存的物质性记录”^[11]。通过视频日志,可以更好地观察到残障博主的经验和表征,有助于研究的开展。B站是依托社交互动发展起来的网络视频社区,已成为人们表达自我、分享生活的重要平台。B站和视频日志的用户有着较高的重合度,可搜索到的视频日志数量更多。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传播信息内容进行系统、客观和量化描述的研究方法,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即由表征的有意义的词句推断出准确意义的过程,借由此方法力图挖掘残障博主认知自我的话语表征以及身份建构的过程,梳理残障博主“可见性”的机制。

通过在B站搜索残障、残疾、聋、哑、盲、

脑瘫等关键词，截止到2021年11月20日，筛选出29位残障博主，仅占B站月均活跃用户的0.000017%（B站月均活跃用户1.72亿），共2643条视频，根据标准“时长大于3分钟、主题围绕‘残障日常生活’”展开，筛选出278条视频进行编码分析。参考已有文献视频日志编码表建构^[10]，编码员对这些视频日志内容进行了四个维度的编码，其一是“身份信息”，即视频博主的残障类型、性别、城乡身份；其二是“社交活跃度”即残障博主的入驻时间、视频发布数量、粉丝数；其三是“画面呈现”，即字幕、配乐、镜头景别；其四是身体调度：拍摄场景、互动对象、互动程度。通过解构视频日志，可以勾勒出残障群体的生活景观，探讨其身份建构的过程以及社交平台对其生活的影响。

4. 内容分析：残障可见性差异与残障身份建构策略

4.1 残障可见性：类别、性别、城乡差异

持续拍摄和上传视频日志的残障人士，以城市女性居多。在样本中，27.59%来自农村，女性博主占62.07%。女性成为移动互联网价值主力，视频日志用户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二线高知女性群体上。

在样本中的残障群体身上，共有4种残障类型，肢体残障占比最高（62.07%），其次为视力残障（17.24%），第三为听力残障（13.79%）。残障博主类型数量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人口社会学分布，同时还有数字设备障碍鸿沟存在的缘故。40%的视力障碍博主借助第三者视角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而肢体残障博主不仅人数最多，也是累计社

交活跃度最高的一个类别，在粉丝排名数前5名的残障博主中，其中4人是肢体残障。（见表1）

残障群体通过制作和传播视频重塑自身价值的方式，呈现出生活方式的差异。在样本中区分了农村和城市两种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的残障人士，使用丰富的画面语言（例如镜头景别切换、配乐选择、场景变换丰富），呈现的社会参与度较高，生活丰富充实；来自农村的残障博主，视频画面大多简单、直白，一镜到底，节奏单一，呈现的社会互动少。（见表2）

4.2 残障身份建构策略

巴特勒认为，身体是承载一切身份的重要场所，而自我也在身体之上书写^[12]。他始终关注那些被排斥的生命如何实现社会文化的可见性问题，诚如其所问，“那些被规范的暴力所驱逐的生命，应该如何得到承认，以避免社会与文化意义的死亡呢？”^[12]对于所调研的B站残障博主来说，他们身份建构的表达囿于边缘情境的结构影响，呈现在视频中的更多的是残缺的身体、补偿性亲密社会互动，其中也有少数包含自下而上的话语互动。

4.2.1 公开展示的残缺身体

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从前在临床医学视域之外和之下的东西。被遮蔽的残障身体，因为语言和目光的重新配置而被照亮了，具有了一种可见性形式^[13]。视频画面主体直接展现边缘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个人信息暴露得越负面，就越被认为是“真实的”。没有边缘可见特征就容易遭受质疑，需要进一步披露个人信息。同时，内心受过创伤的个体比同龄人更有可能透露身份信息^[14]。

表1 各类残障博主社交活跃度差异

残障类别	入驻时间（天）	视频发布数（个）	粉丝数（万）
肢体	398	63	4.1
智力	217	106	5.2
听力	950	50	2.2
视力	663	107	1.2

表2 视频画面制作的城乡类别差异

城乡类别	使用字幕（个）	使用配乐（个）	使用不同镜头景别（个）	总数（个）
城市	197	165	114	202
农村	63	42	39	76

由于听力障碍在视频里呈现的局限性以及轻度障碍下生活受限程度小, 10.3%的残障博主会在早期视频画面中展示自己的残疾证, 以证明自己身份的真实性。

视频日志循环阐明出行、教育、工作、婚姻等元议题, 再现了日常遇障的状况, 并将社会关系、公众参与和议题制造作为媒介的核心社会方面推向前台, 从而使残障问题变得可见。肢体障碍博主以及智力障碍博主通过记录自己的复健过程以及日常活动, 直观展示残障身体带来的不便之处, 以身体作为社交货币, 吸纳残障群体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同时也使得普通用户能够了解残障表征和经验。交流的无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自感同身受的困难^[15], 残障群体的身体变成了阅读残障文本的媒介和痛苦展示的景观, 普通用户通过视频日志延伸想象力和共情力。虽然主流意识形态将社会知识限制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健全文化视角,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残障群体用丰富的话语表达和镜头语言展现出被遮蔽的身体和故事经验。

4.2.2 补偿性亲密社会互动

媒体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去空间化的可见性, 它允许一种亲密的自我呈现形式, 摆脱了共同在场的约束^[16]。通过展演亲密的社会互动, 与外表和自信作斗争, 补偿其与预期的身份和社会互动之间的距离。残障群体通常较难痊愈, 因而他们往往将这种身份与日常生活中的孤立和认知失调联系在一起^[17]。在视频中出现的社交互动大多围绕在爱人、家人以及宠物身上, 朋友这一角色的缺席也验证了这一论点: 除了被外部社会排斥外, 残障人士往往将自己排斥在社会之外, 以避免他人对自己造成社会伤害。女性残障博主更注重展示健全者(爱人、家人)对残障者的关爱与照顾。亲密关系是生活质量的核心组成, 11%的女性博主的视频画面涉及“轮椅情侣日常”或者“脊髓损伤情侣日常”, 记录男朋友或丈夫平时照顾自己的样子, 映射了残障群体内心的真正感受, 她们也可以得到平等的爱与尊重, 以此来恢复被污名化的残障群体身份。

除了视频内的亲密社会互动, 视频日志发挥

了它的社交属性, 残障人群得以在这里找到群体归属感, 信息共享和情感共鸣在这里得以生存。在评论和弹幕区可以看见抱团取暖的残障群体, 残障博主的自我展演使得他们放下心理戒备, 在不暴露具体社会身份信息的前提下用文字主动揭露自己的残障经验, 用自己的发声加深残障博主的可见性程度。同时也可以看见“还没看先一键三连”的共情观众。评论区可见的粉丝勋章标志证明粉丝与博主之间的亲密互动, 这种新型亲密感在公共领域蓬勃发展的数字舞台上搭建成功。“像太阳”是残障博主评论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以前残障群体的价值要通过实际工作得到认可, 新媒体的发展拓宽了残障群体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通过新媒体平台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起到鼓舞他人的效果, 社会能量在隔屏流通, 残障群体通过虚拟网络获得另类社会的支持, 重塑其自我价值。

4.2.3 自下而上的话语互动

视频的低准入门槛使得残障群体从以前的沉默, 没有能力真正参与信息传播转变为传播主体, 打开了影响力的上升通道。残障博主的视频叙事并不是以传统的救助者—受助者共同建构模式为特征, 而是使用多重表征框架挑战叙事惯例和形式, 刻画真实的“残障群体”形象。视频画面还涉及“残障人士美妆视频、残障人士跷二郎腿、残障人士开车”等突破残障身体框架的事件, 残障群体通过创作、点赞、转发、弹幕, 不断增加自身可见性。而拥有话语权的大众媒体, 关注到残障群体在社交平台上的发声, 帮助其建构符合自我认知的身份。残障身份的建构不局限于小众视频发布平台, 出圈到央视新闻以及地方报纸等大众媒体上, 实现残障身份建构的自下而上书写。up主璐英流在2021年4月22号发布关于登上央视新闻的视频, up主朱铭骏也走进自媒体的视野。视频日志与报道的互相补充, 使得残障博主的身份建构更加丰满。同时, 视频日志的可持续性曝光也作为一种媒介监督的力量, 帮助残障群体中处于更弱势的贫困山区群体维护他们的权利, 督促政府以及残联落实“下乡送温暖”活动。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贫困残

障博主(占比14%)的变化,视频日志里直观可见其精神面貌向好,物质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

5. 反思与展望

由于历史原因和观念影响,残障群体长期隐匿于社会的边缘。新媒体的媒介赋权为残障群体展演自我搭建了舞台,也为大众关注、讨论残障群体问题创造了空间。通过新媒体,人们有更多的渠道“看见”残障群体,同样,通过新媒体,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融入这个社会。残障博主通过拍摄视频日志进行自我表达,通过社交平台实现残障群体归属感的构建,在虚拟互动中获得社会支持,实现残障群体与社会的双向融合。当我们欣喜地看到包括残障群体在内的弱势群体有了自我表达的平台时,也不能忽视,这离平等和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新媒体有能力将横向对话扩大到整个社会,但不可见与“被看见”后的不平等问题,仍旧阻碍着边缘群体与其他群体交流和沟通的可能^[17]。当以残障的身份出现时,也意味着被残障这个身份所限制。仅有0.07%的残障博主在视频日志中涉及情绪崩溃以及展现脆弱,没有被言说的苦闷依旧留在了阴影之中,导致可见性的偏颇。残障博主在短视频传播过程中形成“马太效应”。肢体残障类的博主的粉丝数量远远高于其他类别的博主。粉丝数量参差不齐,有影响力的群体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得到更多的资源和优势,而其他的边缘群体却几乎无人问津^[18]。可见性的不对称和扭曲是常态,无法通过媒体获得曝光依然会使一个人陷入默默无闻的境地。

因此,新媒体的可见性赋能离不开政府、平台、用户的共同维护。政府在关注残障群体的民生问题的同时也需关注他们精神上的困顿,借助新媒体平台帮助他们从线上过渡到线下,实现社会互动;平台除了监管功能之外也可在流量上对残障群体在内的弱势群体进行倾斜,履行平台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职责;而用户则需要提高媒介素养,用平等、友好的视角与残障群体交流,帮助残障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多方合作共同构建残障文化。

参考文献:

- [1] 焦若水,李国权. 残疾人就业: 互联网时代的机遇与挑战[J]. 残疾人研究, 2019, 36(4): 45-53.
- [2] 黄震, 杨兵. “互联网+”时代的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 兼论科技赋能对于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的突破性意义[J]. 残疾人研究, 2016(4): 4.
- [3] 刘月. 视障者的社交媒体使用和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关系研究[D]. 吉林大学, 2021: 10.27162/d.cnki.gjlin.2021.006640.
- [4] 林仲轩, 杨柳. 互联网背景下残障群体的社会心态研究[J]. 残疾人研究, 2020, 39(3): 72-76.
- [5] Ellcessor, E. Cyborg hoaxes: Disability, deception, and critical studies of digital media[J]. *New Media & Society*, 2016:1461444816642754.
- [6] DAYAN D. Comm Research: Views from Europe | 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 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7.
- [7] Brighenti A. Visibility[J]. *Current Sociology*, 2007, 55:323-342.
- [8] 李梦颖. “可见性”构建的微博公共空间研究[D]. 复旦大学 2014.
- [9] 陆晔, 赖楚谣. 短视频平台上的职业可见性: 以抖音为个案[J]. *国际新闻界*, 2020(6): 23-39.
- [10] 徐亚萍, 李爽. 疾痛身体的媒介化“活力”: 对癌症患者社交视频日志的内容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28(7): 59-78+127.
- [11] 芮必峰, 孙爽. 从离身到具身: 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5): 8-18.
- [12] 王玉珏. 重思可能性: 朱迪斯·巴特勒激进民主理论研究[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4): 39-44.
- [13] 张文彩. 福柯的身体理论[D]. 兰州大学, 2010.
- [14] GIBSON M. YouTube and bereavement vlogging: Emotional exchange between strangers[J].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52(4).
- [15] 芮必峰, 昂振. 传播研究中的身体视角: 从认知语言学看具身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4): 33-39.
- [16] Thompson J B. The New Visibility[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6.
- [17] Gonzalez-Polledo, E. Chronic Media Worlds: Social Media and the Problem of Pain Communication on Tumblr[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6, 2(1).
- [18] 秦朝森, 梁淑莹. 多视角的可见: 城市青年流动群体的短视频生产影响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5): 85-90.